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三

是大同元年
盡大同三年

高祖武皇帝十三

乙卯大同元年

魏元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元善見天平二年

春正月戊申朔大赦改元

是日魏南陽王寶炬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大統追尊父京兆王

爲文景皇帝妣楊氏爲皇后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先附侯

莫陳悅悅死丞相泰攻之不能克與盟而罷道元世居懷朔與東

魏丞相歡善又母兄皆在鄴山是常與歡通泰欲擊之道元帥所

部三千戶西北度烏蘭津抵靈州

烏蘭津在平涼西北唐分平涼之會甯鎮番會州又置烏蘭縣

屬焉耆西有烏蘭關

靈州刺史曹泥資送至雲州歡聞之遣資糧迎候拜

車騎大將軍道元至晉陽歡始聞孝武帝之喪啟請舉哀制服東

魏主嘗見使羣臣議之太學博士潘崇和以爲君遇臣不以禮則

無反報

記禮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

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是以湯之民不哭桀周

武之民不服紂國子博士衛旣隆李同執議以爲高后於永熙離

絕未彰宜爲之服東魏從之

孝武納歡長女以爲皇后帝之西奔后嘗不從

魏驍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李虎等招諭費也頭之眾與之共攻靈州凡四旬

曹泥請降己酉魏進丞相略陽公泰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

事大行冀封安定王泰固辭王爵及錄尚書乃封安定公以尚書

令斛斯椿爲太保廣平王贊爲司徒 乙卯魏主寶炬立妃乙弗

氏爲皇后

乙弗之先世爲吐谷渾柔帥居青海卽秃髮傳所說者也魏平涼州后之高祖莫莫羅部落入附其後從孝

文遷洛

子欽爲皇太子后仁恕節儉不妒忌魏主甚重之 稽胡

劉蠡升自孝昌以來自稱天子故元神嘉居雲陽谷

李延壽曰稽胡一日步落

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 魏之

邊境常被其患謂之胡荒

言其本胡種侵擾漢民若在荒服之外者也

王戊東魏丞相

歡襲擊大破之勃海世子澄通於歡妾鄭氏歡歸

歸白襲

一婢告

之二婢爲證歡杖澄一百而幽之婁妃亦隔絕不得見歡納魏敬

宗之后爾朱氏有寵生子湊歡欲立之澄求救於司馬子如子如

入見歡僞爲不知者請見婁妃歡告其故子如曰消難亦通子如

妾此事正可掩覆妃是王結髮婦常以父母家財奉王

程正叔曰古人言結

髮爲夫婦如言結髮事君結髮戰旬奴只言初上頭時也豈謂合鬘子邪王在懷朔被杖背無完皮妃

晝夜供侍後避蕩賊蕩賊謂葛榮也同走并州貧困妃燃馬矢自作靴恩

義何可忘也夫婦相宜女配至尊妃二女長配孝武帝次配孝靜帝男承大業謂

爲世且妻領軍之勳何宜搖動妃弟昭時爲領軍將軍一女子如草芥況婢

言不必信邪歡因使子如更鞠之子如見澄尤之曰男兒何意畏

威自誣因教二婢反其辭脅告者自縊乃放歡曰果虛言也歡大

悅召婁妃及澄妃遊見歡一步一叩頭澄且拜且進父子夫婦相

泣復如初歡置酒曰全我父子者司馬子如也賜之黃金百三十

斤 甲子魏以廣陵王欣爲太傅儀同三司万俟洛爲司空 己

巳東魏以丞相歡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歡固辭 東魏大行察

尙書司馬子如帥大都督寶泰秦州刺史韓軌等攻潼關魏丞相

秦軍於霸上子加與軌回軍從蒲津宵濟攻華州

五代志秦後魏置東雍州於華州

西魏改曰華州時修城未畢梯倚城外比曉東魏人乘梯而入刺史王熙

臥尚未起聞閣外匈匈有聲袒身露髻徒跣持白挺大呼而出東魏人見之驚卻熙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子如等遂引去

二月辛巳上祀明堂 壬午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傅西河王

棕爲太尉 東魏使尙書右僕射高隆之發十萬夫撤洛陽宮殿

運其材入鄴 丁亥上耕籍田 東魏儀同三司婁昭等攻魏竟

州刺史樊子鶴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守東平

魏收志秦常中道東平郡太和末罷

并義中復置治秦城屬濟州秦城在范縣界

昭攻拔之遂引兵圍瑕邱久不下昭以水

灌城己丑大野拔見子鶴計事因斬其首以降始子鶴以眾少悉驅老弱爲兵子鶴死各散走諸將勸婁昭盡捕誅之昭曰此州不

幸橫被殘敗，跂望官軍以救塗炭。今復誅之，民將誰訴？皆捨之。

戊戌，司州刺史陳慶之伐東魏，與其豫州刺史魏雄戰，不利而還。

東魏豫州治汝南

三月辛酉，東魏以高盛爲太尉，高敖曹爲司徒，濟陰

王暉業爲司空。東魏丞相歡僞與劉蠡升約和，許以女妻其太子蠡升，不設備。歡舉兵襲之，辛酉，蠡升北，部王斬蠡升以降。餘眾復立其子南海王歡進擊擒之，俘其皇后諸王公卿以下四百餘人，華夷五萬餘戶。壬申，歡入朝於鄴，以孝武帝后妻彭城王韶。

魏丞相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

治者爲二十四條，新制奏行之。泰用武功蘇綽爲行臺郎中。

魏收志太

和十一年分扶風置武功郡

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其

屬岐州，卽漢魏武功縣之地。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議。

之出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秦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

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秦乃擢綽爲著作郎秦與公

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

水經注沈水枝渠至章門西飛渠引水入城東爲倉池池在未央宮西池有漸臺漢兵起王莽死於此臺

蘇綽傳亦云行至長安城西漢故倉池顧問左右莫有知者秦

召綽問之具以狀對秦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

應對如流秦與綽竝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

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爲治之要秦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

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

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

朱出黑入及計帳戶籍之法

計帳者具米歲課役之人數以報度支戶籍者戶口之籍

後人多

遵用之東魏以封延之爲青州刺史代侯淵淵旣失州任而懼

行及廣川

沈約曰廣川縣本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晉還清河在僑立廣川郡縣於濟南非舊所也魏收曰齊

郡廣川縣有牛山齊桓公冢管仲冢五代志齊州長山縣舊置廣川郡

遂反夜襲青州南郭劫掠郡

縣夏四月丞相歡使濟州刺史蔡儁討之淵部下多叛淵欲南奔

於道爲宵漿者所斬送首於鄴

元慶和攻東魏城父

魏收志陳雷郡沒儀

縣有城父城至隋改沒儀爲城父縣屬譙郡五代志譙郡城父縣宋置沒儀縣又考沈約志陳雷沒儀縣寄治譙郡長垣縣界則知諸志以謂沒儀非我朝開封府之沒儀也魏收志梁州陳雷郡於儀縣則我朝開封之沒儀也真宗改沒儀曰祥符所謂城父則今亳州之城父縣是也

丞相歡遣高敖曹帥三萬人趣項密秦帥三萬人趣

城父侯景帥三萬人趣彭城以任祥爲東南道行臺僕射節度諸

軍五月魏加丞相泰柱國元慶和引兵逼東魏南兗州東魏

洛州刺史韓賢拒之

東魏既遷鄴以洛陽爲洛州領洛陽河陰新安中川河南陽城郡

六月慶和

又攻南頓東魏豫州刺史堯雄破之

秋七月甲戌魏以開府儀

同三司念賢爲太尉方侯洛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越勅肱爲司

空

越勅出於越勅
卽四以爲注

益州刺史郡陽王範南梁州刺史樊文斌五代

志普安郡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
西魏改曰始州至唐改始州曰劍州合兵圍晉壽魏東益州刺史

傅敬和來降輓恢之子敬和豎眼之子也 魏下詔數高歡二十

罪且曰朕將親總六軍與丞相掃除凶醜歡亦移檄於魏謂宇文

黑獺斛斯椿爲逆徒且言今分命諸將領兵百萬刻期西討 東

魏遣行臺元昶擊元慶和 或告東魏司空濟陰王暉業與七兵

尚書薛琰貳於魏

曹魏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郡兵
也及晉分中兵外兵爲左右與舊五兵爲七曹

然尚書惟置五兵而已無七兵尚書之名
至後魏始有七兵尚書北齊復爲五兵八月辛卯執送晉陽皆

免官 甲午東魏發民七萬六千人作新宮於鄴使僕射高隆之

與司空曹參軍辛術其營之

元魏公府有法堽田水鏡
曹參士等曹皆行參軍也築鄴南

城周二十五里術琛之子也

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

趙剛自蠻中往

見東魏東荊州刺史趙郡李愨勸令附魏愨從之剛由是得至長

安丞相泰以剛爲左光祿大夫剛說泰召賀拔勝獨孤信等於梁

泰使剛來請之九月丁巳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襄城王旭爲

司空冬十月魏太師上黨文宣王長孫稚卒魏秦州刺史王

超世丞相泰之內兄也

時黨以兄弟齒謂之內兄內弟

驕而躓貨泰奏請加法詔

賜死十一月丁未侍中中衛將軍徐勉卒謚曰簡肅勉雖骨鯁

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勉雖居顯

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俸祿分贈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

容致言勉曰人造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職

駢如其不才終爲他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

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使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眾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閒曠終可爲宅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白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園洞房死其死矣定是

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籍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旣牽挽不至牽挽不至消俗語扯拽不來蓋謂財用不足動有阻礙又不如引重者或推之於後或挽之於前而一步不能移也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旣多理亦須此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贖內外大小空令得所汝旣居長故有此及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諸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 癸丑東魏主審見祀園丘 甲午東魏閭闔門災門之初成也高隆之乘馬遠望謂其匠曰西南獨高一寸量之果然太府卿任忻集自矜其巧不可

改隆之恨之至是譖於丞相欽曰忻集潛通西魏令人故燒之歎

怒斬忻集

北梁州刺史蘭欽引兵攻南鄭

梁以前鄭在北梁州蓋以欽爲刺史使之

國南鄭也

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降

東魏以丞相歎之子洋爲驍騎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慧兄弟及

眾人皆嗤鄙之獨歎異之謂長史薛琰曰此兒識慮過吾幼時歎

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

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僞攻之兄澄等皆怖撓洋獨勒眾

與樂相格樂免冒言情猶擒之以獻初大行臺右丞楊愔從兄岐

州刺史幼卿以直言爲孝武帝所殺愔同列郭秀害其能恐之曰

高王欲送卿於帝所愔懼變姓名逃於田橫島

五代志東萊郡卽墨縣有田橫島

久之歎聞其尙在召爲太原公開府司馬

爲楊愔爲洋所殺任張本

頃之復爲

大行臺右丞 十二月甲午東魏文武官封事給祿 魏以念賢

爲太傅河州刺史梁景叡爲太尉 是歲鄱陽妖賊鮮于琛改元

上願有眾萬餘人鄱陽內史吳郡陸襄討擒之按治黨與無濫死

者民歌之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陸君 柔然頭兵可

汗求婚於東魏丞相歡以常山王妹爲蘭陵公主妻之柔然數侵

魏魏使中書舍人庫狄峙奉使至柔然與約和親由是柔然不復

爲寇

丙辰大同二年 魏元寶炬大統二年東 春正月辛亥魏祀南郊改用

神元皇帝配 魏高祖太和十六年以太祖道武帝配 甲子東

魏丞相歡自將萬騎襲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椹夜

入其城擒刺史斛拔俄彌突因而用之西都督張瓊將兵鎮守遷

其部落五千戶以歸 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普樂

劉豐復叛降東魏

魏置普樂郡屬靈州五代史志靈武郡劉樂縣後周置帶普樂郡宋白曰靈州西南至涼州九

百魏人固之

考異曰北齊書典略皆云周文剛從周書不言故但云魏人

水灌其城不沒者四

尺東魏丞相歡發阿至羅三萬騎徑度靈州繞出魏師之後魏師

浪歎帥騎迎泥及豐拔其遺戶五千以歸以豐爲南汾州刺史

東魏

置南汾州於定陽隋改定陽縣爲吉昌唐爲慈州治所

東魏加丞相歡九錫固讓而止

上爲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

帝追尊考順之日文皇帝

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宏

氏自湘州買巨材東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婚於上誣宏氏爲

劫而殺之沒其材以爲寺 二月乙亥上耕藉田 東魏渤海世

子澄年十五爲大行靈并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

相主簿樂安孫舉爲之請乃許之丁酉以澄爲尙書令加領軍京

畿大都督

考異曰魏帝紀爲尙書令大行臺大都督北齊文襄紀天平元年爲尙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入魏朝政加領

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按尙書令不在外大行臺不在內今兩捨之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

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引并州別駕崔暹爲左丞

吏部郎親任之司馬子如高季式召舉劇飲醉甚而卒丞相歡親

臨其喪子如叩頭請罪歡曰卿折我右臂爲我求可代者子如舉

中書郎魏收歡以收爲主簿收子建之子也他日歡謂季式曰卿

飲殺我孫主簿魏收治文書不如我意司徒嘗稱一人謹密者爲

誰時東魏以高季式以司徒記室廣宗陳元康對曰是能夜中聞

書快吏也召之一見卽授大丞相功曹掌機密考異曰典略孫舉卒在大同十年四

月拔舉卒然後陳元康爲功曹高慎叛高澄已令元康救崔暹山之戰元康又勸高歡追定文泰事並在九年北史元康傳又云

草劉蕡升軍書按蕡升蕡在元年孫舉二年遷大行臺都官郎時

猶存今不取然則舉卒宜置於澄入輔之下

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歎或出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
令九十餘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與功曹平原趙彥深同知
機密時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道前性又柔謹歡甚親之曰如
此人誠難得天賜我也彥深名隱以字行 東魏丞相歡令阿至
羅竈魏秦州刺史万俟普歡以狀應之 三月戊申隱士陶宏景
卒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十餘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
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視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讀書萬
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馳仕齊爲奉朝請棄官隱居茅山自號華
陽隱居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
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
澤知此難立止而恆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

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爲人圓通謙謹出
處晏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本使馬善射晚皆不爲惟聽吹笙而
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有樂童早與之遊及卽
位恩禮甚篤嘗問不絕冠蓋相望每得其書焚香虔受屢以手敕
招之宏景不出懼盡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
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數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
帝嘗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乃賦一詩答之曰山中何所有嶺
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
不先諮之月中嘗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爲詩曰夷甫
任散誕平叔坐論空

王衍字夷甫何晏字平叔以魏晉喻梁也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

宮宏景傳曰後侯景

在昭陽殿時士大夫競談元理不習武事故宏景詩及

之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謚曰
貞白先生 甲寅東魏以華山王鸞爲大司馬 魏以涼州刺史

李叔仁爲司徒万俟洛爲太宰 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

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爲太尉 梁開府儀同三司之下 又有開府同三司之儀 尙書右

丞考城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

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尙

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啟 戊辰東魏高盛卒

魏越勒肱卒 魏秦州刺史万俟普與其子太宰洛幽州刺史叱

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人奔東魏 考異曰普齊東魏事北齊

齊帝紀在三月甲午典略在六月甲午 周書帝紀北史魏紀在五月今從之 丞相泰輕騎追之至河北

千餘里不及而還 河北龍門西 秋七月庚子東魏大赦 上待

魏降將賀拔勝等甚厚勝請討高歡上不許勝等思歸前荊州大都督撫甯史甯謂勝曰朱異言於梁主無不從請厚結之勝從之上許勝甯及盧柔皆北還親餞之於南苑勝懷上恩自是見甯蹶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乘舟自山路逃歸從者凍餒道死者大半既至長安詣闕謝罪魏主寶炬執勝手歎欷曰乘輿播越天也非卿之咎丞相泰引盧柔爲從事中郎與蘇綽對掌機密 九月壬寅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尙書右僕射南道行臺督諸將入寇 魏以扶風王季爲司空斛斯椿爲太傅 冬十月乙亥詔大舉伐東魏東魏侯景將兵七萬寇楚州 魏收志梁置楚州治楚城領汝陽作城 虜刺史桓和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慶之

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故能得其死力 十一月雨黃

塵如雪攬之盈掬 己亥龍北伐之師 辛亥京師地震生白毛

長二尺 魏復改始祖神元皇帝爲太祖道武帝爲烈祖 魏改二祖

廟號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 十二月東魏以并州刺史尉景爲大保

壬申東魏遣使請和上許之 東魏清河文宣王顛卒 考異曰國典云顛爲

高歡所弑典略周太祖數歡罪亦云殺顛魏齊北史皆無顛傳而帝紀皆云顛今從之 丁丑東魏丞相歡

撥諸軍伐魏遣司徒高敖曹趣上洛大都督竇泰趣潼關 癸未

東魏以咸陽王坦爲太師 是歲魏關中大饑人相食死者什七

八 徵士阮孝緒卒孝緒字士宗七歲出後從伯盾之盾之母周

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盾之姊琅

邪王晏之母性沈靜常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

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乃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畏如此嘗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歸孝緒果心驚而返合藥須生人稜稜音森舊傳鍾山有之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得忽見一鹿前行孝緒隨之而行果獲此草而鹿忽不見母服之而愈鄱陽王恢妃孝緒之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孝緒鑿垣而逃卒不可見王諸子爲渭陽之情歲時餽遺一無所納亦未嘗相見遂終身不識其面惟與劉歊歊音霽又音孫劉訐訐音計日夕相招攜都下謂之三隱至是卒門徒追論德行諡曰文貞處士初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上中下三品其中篇所載止一百三十七人歊訐覽之而言曰昔稽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

待吾等成邪孝緒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一子歆訐果先卒孝緒爲之益二傳及孝緒亡訐兄潔錄其遺行附之篇末歆博學有文才而不娶不仕奉母事兄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或疾病悲歎進藥輒愈其誠感如此訐卽歆之族弟性亦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兄潔爲之聘妻克日成婚訐逃匿乃已訐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爾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旣絮訐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老無喜愠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族祖孝標嘗稱之曰訐超越俗如天半朱霞歆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

歲之梁穀寒年之繼續也

丁大同三年

魏元寶炬大統三年東魏元善見天平四年

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是夜朱雀門災上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左右竝相顧未答左僕射何徽容獨進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聞者晒之上雖身衣浣濯而好左右華整嘗有侍臣衣帶卷摺上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徽容希旨乃益脩容止常以膠清刷髮衣裳不整伏牀爨之或醫月背爲之焦 壬寅天無雲而雨灰黃色

東魏丞相歡軍蒲坂造三浮橋欲度河魏丞相泰屯廣陽

魏志景明元

年置廣陽縣屬馮翊郡

謂諸將曰賊掩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度此欲綴吾

軍使寶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爲前鋒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

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脫有蹉跌

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丞相泰曰歡再攻潼關吾軍不遇橋上

中大通六年歡攻潼關
元年歡兵又攻潼關

今大舉而來兵未出郊謂吾俱自守耳無

遠鬪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襲之何患不克賊雖作浮

橋未能徑度不過五日吾取寶泰必矣行臺左丞蘇綽中兵參軍

代人達奚武亦以爲然庚戌丞相泰遣長安諸將意猶異同丞相

泰隱其計陽若未有謀者以問族子直事郎中深

晉武帝遣直事
郎在尚書請書

郎之

深曰寶泰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而泰救之吾

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銳潛出小關

小關在潼關之左
唐時謂之禁谷

寶泰躁急必來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必可擒也擒泰則歡

勢自沮回師擊之可以決勝丞相泰喜曰此吾心也乃聲言欲保

隴右辛亥謁魏主寶炬而潛軍東出癸丑旦至小關資泰猝聞軍

至自風陵度丞相泰出馬牧澤

水經註曰桃林之樂湖水出焉其中多野馬三秦記曰桃林壘在長

安東門百里若有軍馬經過則牧羣山休息林下馬多澤蓋即此地也

擊資泰大破之士眾皆盡資

泰自殺傳首長安丞相歡以河冰薄不得赴救撤浮橋而退儀同

代人薛孤延者少驍果有武力歡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大雷

震地火燒浮圖歡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稍直前未至三十步雷

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逐雷火雷火遂滅延還鬚眉及馬鬣尾俱

焦歡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至是敗退歡乃使

延為殿

薛孤延

一日斫十五刀折乃得免丞相泰亦引軍還高敖曹

自商山轉鬪而進

杜佑曰商山在商州上洛縣

所向無前遂攻上洛郡人泉岳

及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城應之洛州刺史泉企知之殺

岳及猛略杜窋走歸敖曹敖曹以爲鄉導而攻之敖曹被流矢通
中者三殞絕良久復上馬免曹巡城企固守旬餘二子元禮仲遵
力戰拒之仲遵傷目不堪復戰城遂陷企見敖曹曰吾力屈非心
服也敖曹以杜窋爲洛州刺史敖曹創甚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所
恨恨不見季式作刺史季式敖曹弟也丞相歡聞之卽以季式爲濟州
刺史敖曹欲入藍田關唐志京兆藍田縣有藍田關故嶮關也歡使人告曰寶泰軍

沒人心恐勳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敖曹不忍棄眾力戰全
軍而還以泉企泉元禮自隨泉仲遵以傷重不行企私戒二子曰
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旣隆年齒
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曹才器足以立功且忠孝之道不可
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

得_以吾在東遂虧臣節也元禮於路逃還感父臨別之言與弟仲

遵陰結豪右襲窟殺之魏以元禮世襲洛州刺史臧杜雖皆土

豪鄉人遷輕杜而重臧至是果忠逆兩分遷 二月丁亥上耕籍

田 己丑以尙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中權將軍二百護四十號之一也

軍將軍蕭淵藻爲左僕射右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 魏槐里

獲神璽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後魏復屬扶風 大赦 夏四月辛未東魏遷七帝

神主入新廟七帝謂武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孝文宣武 大赦 魏斛斯椿卒 五月魏

以廣陵王欣爲太宰賀拔勝爲太師 六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

保梁景徽爲太傅廣平王贊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武川王暉爲

司空 東魏丞相歡遊汾陽之天池水經註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上有大池池在高原之上

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澄淨鏡淨而不流 得奇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以問行臺

郎中陽休之對曰六者大王之字王者當王天下河洛併爲三川

涇渭洛亦爲三川

涇渭洛之常川關中之洛水今涇渭坊同三州而入於渭

大王若受天命終

應奄有關洛歡曰世人無事常言我反況聞此乎慎勿妄言休之固之子也行臺郎中山杜弼承聞勸歡受禪歡舉杖擊走之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諧來聘時東魏欲與梁和好妙簡使臣將以崔陵爲使主陵曰文彩智識吾不推李諧至於口頰翩翩諧乃大勝於是遣諧而以吏部郎臣盧元明迺直散騎侍郎李業與副之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對如流又與之游歷至放生處止問曰彼國亦放生否諧曰不取亦不放上大慙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勦敵卿輩嘗言北國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諧爲人短小而善於舉止因癩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

饗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時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
接客必盡一時之選

銜命奉使者也
按各土客也

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梁使

至鄴鄴下爲之傾動貴勝子弟盛飾聚觀禮贈優渥館門成市宴
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爲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是時鄴下言風流者以諧元明及隴西李神儁北海王昕宏農楊
愔清河崔躓爲首而神儁名更重帝在江南亦雅聞其名嘗云彼
若遣李神儁來我當令劉孝綽往其見重如此孝綽者彭城人也
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其父繪便令代草詔誥繪友沈約任昉范雲
等竝命駕先造之雲年長給十餘歲卽與孝綽申伯季之好其子
季才與孝綽年相等雲便令拜之昭明太子好士起樂賢堂首圖
孝綽像於中時王筠亦名重一時太子嘗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

曰所謂左把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
七十人竝能詩文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吳郡張岷一適
東海徐悝悝妻文允清拔號曰劉三娘一門才學之盛近古未之
有也 寔月青州雪害苗稼 獨孤信求還北上許之信父母皆

在山東

魏孝武西遷信棄父母追從之

上問信所適信曰事君者不敢顧私親而

懷貳心上以爲義禮送甚厚信與楊忠皆至長安上書謝罪魏以

信有定三荆之功

定三荆見上卷中大德六年

遷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儀

同三司餘官爵如故丞相泰愛楊忠之勇雷置帳下 魏宇文深

勸丞相泰取恆農八月丁丑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魏以北雍

州刺史子謹爲前鋒攻盤豆拔之

五代志雍州華原縣後魏置北雍州恆農湖城關鄉之西有皇

天原原西戊子至恆農庚寅拔之擒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

魏收志人

和十一年遷陝州治陝城帶恆農
郡領西恆農澠池石城河北郡 俘其戰士八千時河北諸城多

附東魏行憲左丞楊擲自言父猛嘗爲邵郡白水令

魏收志呈興四年置邵郡

治白水縣五代志歸邵郡垣縣後魏置邵郡及白水縣裴慶孫傳邵郡治陽胡城去軹關二百餘里孔穎達曰垣縣有召亭因以名邵宋白曰絳州垣縣其地卽周召分陝之所今縣東六十里有邵原祠廟與古棠樹春茂後二十二年齊度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成邠邵後魏獻文四年置邵郡知其豪傑請往說之以取邵郡泰許之

擲乃與土豪王覆憐等舉兵收邵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斬之表

覆憐爲郡守遣諜說諭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歸附甚眾東魏以東

雍州刺史司馬恭鎮正平

正平本漢晉之臨汾縣地魏真君七年分置太平縣神龜元年改爲正平太和

十八年置正平郡帶閭嘉縣屬東雍州杜佑曰絳州治正平縣司空從事中郎閭嘉裴邃欲攻之

恭棄城走泰以楊擲行正平郡事 上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

爪髮舍利辛卯上幸寺設無礙食

今建康府上元縣有長干里去縣五里李白長干行所謂同居

長千里乃珠陵縣東里巷江東謂山壘之關曰千僧家載國事曰
佛泥涅後天人以新白縷裹佛以香花供養滿七日盛以金棺送
出玉宮可三里許在宮各以旛標木爲薪天人各以火燒薪傲舍
利得八斛四斗諸國王各得少許齋還本國以造佛寺阿育王起
浮屠於佛泥涅處李延壽扶南傳曰長干寺塔異時有尼居其地
爲小捨舍孫繼毀除之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首飾文咸
安中造塔孝武太元九年以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有西河羅石縣
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七日而蘇因此出家名慧淨遊行至丹楊
長千里有阿育王塔掘入一丈得金函盛三舍利及佛爪髮悉舍
利近北對備文所造塔西造塔及帝開之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
昔人所捨金銀釵釧釵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罅之下
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塔內有金縷纒盛三舍利如粟粒
大圓正光潔函內有珠璣盈盤心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
爲沈香色髮青紺色眾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蠶
形帝乃設無礙大會登二刹各以金銀次玉纒垂盛舍利
及爪髮內七寶塔內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 大赦

九月南兗州大饑

柔然爲魏侵東魏三堆

魏收志肆州永安郡平寇擊真君七年并

三堆縣焉有三堆成隋改平寇縣爲醇縣兩雁門郡宋白丞相

曰嵐州靜樂縣本漢汾陽縣地城內有堆阜三俗名三堆城丞相

歡擊之柔然退行走行臺郎中杜弼以文武在位多貪汗言於丞相

歡請治之歡曰弼來我語爾天下貪汙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宇文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吳覓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正綱紀不相假借恐督將盡歸黑獺士子悉奔蕭衍人物流散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歡將出兵拒魏弼請先除內賊歡問內賊爲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猶雖按不刺爾猶亡魂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百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張華原宣旨其語鮮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

爲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

言如傭作之客也

得汝一斛粟一

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時鮮卑共輕華人唯憚高

敖曹歡號令將士常鮮卑語放曹在列則爲之華言敖曹返自上

洛歡復以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以司空侯景爲西道大

行臺

使景經略關西也

與敖曹及行臺任祥御史中尉劉貴豫州刺史堯

雄冀州刺史万俟洛同治兵於虎牢敖曹與北豫州刺史鄭嚴祖

握槊

魏泰常中置豫州治虎牢後得汝南置豫州以虎牢爲北豫州領廣武滎陽成皋郡握槊亦博塞之戲也劉禹錫觀博曰

初主人執握槊之器置于廳下日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有博齒尚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棊西均健以朱罌構而合擊取

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以博投詔之又爾宋世隆與元世祖握槊忽聞局上談然

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既而及禍李延壽曰投槊止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從獄中爲此戲上

之意言

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柳其使者使者曰柳則易脫則

則易死也貴召嚴祖敖曹不時遣柳其使者使者曰柳則易脫則

難敖曹以刀就柳芻之曰又何難貴不敢校明日貴與敖曹坐外

自治河役夫多溺死貴曰一錢漢

言漢人之賤也

隨之死敖曹怒拔刀斫

貴貴走出還營敖曹鳴鼓會兵欲攻之侯景万俟洛共解諭久之

乃止敖曹嘗詣相府門者不納敖曹引弓射之欬知而不責 閏

月甲子以武陵王紀爲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爲後

紀與荆東

東魏丞相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

班志壺口在河東

北屈縣東南北屈後魏改爲會昌

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

時關中饑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館穀於恆農五十餘日

出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敖曹遂剛恆農歡右長史薛琰言

歡曰西賊連年饑饉故冒死來入陝州欲取倉粟今敖曹已圍陝

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

記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

其民

自應餓死寶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楸不從自蒲津濟河丞相泰遣使戒

華州刺史王瓘語使者曰老瓘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

城下五代志馮翊郡後魏曰華州西魏後改曰同州馮翊縣後魏曰華陰貉似狐善睡說文云北方多種也鄭元曰貉子曰獾

郭璞曰今江東通呼貉爲獾使余按北方豕狸乃指夷貉之貉孟

子所謂大貉小貉者也此乃狐貉之貉當從諸家之說○兼音史

謂瓘曰何不早降瓘大呼曰此城是王瓘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

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漢志馮翊懷德縣南有荆山山

麻恭在洛水之南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歡諸將以眾寡不

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

逆來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度消轡

資治通鑑補遺卷一百五十七 梁紀十三 九 馬補揚

車自渭南夾渭而西冬十月壬辰秦至沙苑

水經註沙苑在渭北沙苑之南卽漢儀德

縣故城五代志

沙苑有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秦問其

故對曰歡鎮撫河北甚得眾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眾所欲獨歡恥失寶秦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擒也事理昭然何爲不賀願假深一節發王雱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秦乃遣須昌縣公達奚武勗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衣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營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秦至癸巳引兵會之秦候騎告歡軍且至秦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秦從之背水東西爲陳亶瀉爲右拒趙貴爲左拒

杜預曰

拒方陳命將士皆偃戈於葦

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滑曲都督太安斛律羨舉曰黑
纛舉國而來欲一死決譬如獬狗或能噬人

刺在
天也

且滑曲葦深土

滓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
獬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獬以示百
姓若眾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眾賊寡百人擒一
何憂不克欬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
交丞相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帥鐵騎橫
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擲身小而勇每躍馬陷
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如此何必八
尺之軀征虜將軍武川耿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
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腸出內

之不盡截去復戰丞相歡欲收兵更戰使張華原以簿歷營點兵莫有應者還白歡曰眾盡去營皆空矣歡猶未可去阜城侯斛律金曰眾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乃馳去夜度河船去岸遠歡跨棗駝就船乃得度喪甲士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追歡至河上選雷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植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新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精騎二萬逕往取之歡以告婁妃妃曰設如其言景豈有還理得黑獺而失景何利之有歡乃止魏加丞相泰柱國大將軍李弼十二將皆進爵增邑有差

十二將李弼周孤信梁紇

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峯劉亮王德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也

高敖曹聞歡敗釋恆農退保洛陽

己酉魏行臺宮景壽等向洛陽

宮姓

東魏洛州大都督帶賢擊走

之州民韓木蘭作亂賢擊破之一賊匿戶閒賢自按檢收毀仗賊

欵起斫之斲脛而卒魏復遣行臺馮翊王元季海與獨孤信將步

騎二萬趣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趣三荆賀拔勝李弼圍蒲坂東魏

丞相歡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

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判刀於其腹

賈公彥曰朝猶立也齊東人謂立物地中爲刺。刺音恣

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斲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

合鄉里數日有眾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眾邀之斬獲甚

眾賀拔勝李弼至河東祥珍帥猗氏等六縣十餘萬戶歸之

猗氏縣自

漢以來屬河東郡丁度曰猗氏本屬聞也後以猗頓居於此因爲

猗氏按左傳所謂猗頓成之地沃而近鹽其後猗頓居之用煮鹽

起富遂以猗氏名縣而餽猗氏隱矣丞相泰以珍爲平陽太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

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取別駕薛善崇禮之族弟也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高氏固守一旦城陷函首送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禮猶豫不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帥崇禮出走追獲之丞相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

五代志文城郡東魏置南汾州後周改爲汾州絳郡後魏

晉東雍州後周改爲絳州

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

臣子常節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與其弟慎固辭不受東魏行

晉州事封祖業棗城走儀同三司薛脩義追至洪洞

杜佑曰洪洞故城在平陽

北西固重複控據要險對峙曰晉州洪洞縣古陽縣也隋義甯元年改曰洪洞取縣北洪洞嶺以名縣

說祖業還守

祖業不從修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魏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引兵至城下修義開門伏甲以待之子彥不測虛實遂退走丞相歡以

修義爲晉州刺史

史言河東諸薛各行其志爲東西魏宣力

獨孤信至新安

新安縣漢屬宏農郡

晉屬河南尹魏天平初置新安郡屬洛州

高敖曹引兵北度河信遁洛陽洛州刺史廣

陽王湛棄城歸鄴信遂據金墉城孝武之西遷也散騎常侍河東

裴寬謂諸弟曰天子既西吾不可以東附高氏帥家屬逃於大石

嶺

水經註洛陽之南有新義縣界有大石嶺來儒之水逕其南

獨孤信入洛乃出見之時洛陽

荒廢人士流散唯河東柳蚪在陽城

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

屬潁州隋廢郡爲陽城縣唐登封元年將有事嵩山改爲告成縣我朝屬西京登封縣界

裴詵之在潁川信俱

徵之以蚪爲行臺郎中詵之爲開府屬東魏潁州長史賀若統執

刺史田迅舉城降魏

魏收志天平初置潁州治長社城領許昌潁川陽翟郡武定七年改爲潁州賀若履姓

魏都督梁迥入據其城前通直散騎侍郎鄭偉起兵陳雷攻東魏

梁州執其刺史鹿永吉

魏收志天平初置梁州治大梁城領陽夏開封陳雷汝南潁川汝陽義陽新蔡初安

襄陽城隍

前大司馬從事中郎崔彥穆攻東魏滎陽執其太守蘇

叔與廣州長史劉志皆降於魏偉先護之子也

鄭先護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

丞相泰以偉爲北徐州刺史彥穆爲滎陽太守志爲丞相府壘曹

參軍 是月丙辰京師地震 十一月東魏行臺任祥帥督將堯

雄趙青是云寶攻魏潁川魏丞相泰使大都督宇文貴樂陵公遼

西怡峯

怡姓峯名

將步騎二千救之軍至陽翟

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尹後魏置陽翟

部九城志陽翟在長社西北九十里

雄等軍已去潁川三十里

言雄等軍逼潁川相去三十里 祥帥

眾四萬繼其後魏諸將咸以彼眾我寡不可爭鋒貴曰雄等謂吾

兵少必不敢進彼與任祥合兵攻潁川城必危矣若賀若統陷沒

吾輩坐此何爲今進據潁川有城可守又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

疾趨據潁川背城爲陳以待雄等至合戰大破之雄走趙青請降

俘其士卒萬餘人悉縱遣之任祥聞雄敗不敢進賁與怡峯乘勝

逼之祥退保宛陵

宛陵縣漢屬河南尹晉屬梁野郡魏天平初分屬廣武郡隋高祖十六年併宛陵縣入新鄉

賁追及擊之祥軍大敗是云寶殺其陽州刺史那椿以州降魏

魏收 吉天平初置陽州治宜陽領宜陽金門郡那椿人姓名 魏以賁爲開府儀同三司是云寶趙

育爲車騎大將軍都督杜陵章孝寬攻東魏豫州拔之執其行臺

馮邑孝寬名叔裕以字行 丙子東魏以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方俟普爲太尉 遣兼散騎常侍張皐等聘於東魏 十二月魏

行臺楊白駒與東魏陽州刺史段繁戰於蓼塢

水經註蓼水出河北縣蓼山蓼谷當

時之人於此谷築塢因謂之蓼塢漢書音義曰蓼山在潁關北十餘里 魏師敗績 魏荊州刺史郭

鸞攻東魏東荊州刺史清都慕容儼

東魏都鄴以魏謀爲清都尹

儼晝夜拒戰

二百餘日乘間出擊儼大破之時河南諸州多失守唯東荊獲全

河間邢蔚納范陽盧仲禮仲禮從弟仲裕等皆起兵海隅以應魏 濮陽民杜靈椿等爲盜聚眾近萬人攻城剽野東魏滑州刺史高季式遣騎三百一戰擒之又擊陽平賊路叔文等悉平之於是遠近肅清時季式所養部曲千餘人馬八百匹鎧仗皆備而不衣食於官或謂季式曰濮陽陽平乃畿內之郡二郡東魏皆以爲屬司州故云然使君不奉詔命討賊賊又不侵疆境何急而使私軍遠戰萬一失利豈不獲罪乎季式曰君何言之不忠也我與國家同安共危豈有見賊而不討乎且賊知整軍卒不能來又不疑外州有兵擊之乘其無備破之必矣以此獲罪吾亦無恨 魏丞相泰以柳虯爲記室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

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注
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
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
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習史
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
誹謗之路納忠諫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
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警者日修有過者知懼
吳興太守蕭子顯卒子顯齊豫章王疑第八子也偉容貌工屬
文嘗採眾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啟撰齊史書成奏之
詔付秘閣嘗爲自序其略云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
心已足若乃登高極目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

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凡所製作特寡忠功須其自來
不量力是歲江南饑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七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梁紀十四

起大同四年
盡大同十年

高祖武皇帝十四

大同四年

魏元寶炬大統四年東魏元善見元象元年

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東魏碭郡陂中有巨象自至獲之送鄴

魏收志孝昌二年置碭郡治下邑城屬徐州

卯大赦改元元象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東魏大都督善無賀

拔仁攻魏南汾州刺史韋子粲降之魏丞相泰滅子粲之族東魏

大行臺侯景等治兵於虎牢將復河南諸州魏梁河章孝寬趙繼

宗皆棄城西歸

宗退在潁川韋孝寬在汝南未知趙禮宗所棄何城也

侯景攻廣州未拔

廣州

治襄

聞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行洛州事慮勇請進觀形勢

魏東

洛州治

乃帥百騎至大鵬山

班志河南郡密縣有大鵬山魏收志密縣屬滎陽郡五代志滎陽郡新鄭

縣有大鵬山

馮魏師自曰奮勇多置幡旗於樹顛夜分騎爲十隊

鳴角直前擒魏儀同三司程華又斬其儀同三司王征蠻而還廣

州守將駱超遂以城降東魏丞相歡以勇行廣州事勇辯之從弟

也

盧辯仕於西魏而勇仕於東

於是南汾潁豫廣四州復入東魏

魏以錄事

參軍韓褒爲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竝豪右

所爲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營生安知營盜

所賴卿等其分其憂耳乃悉召桀黠少年素爲鄉里患者署爲主

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

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皆某等爲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赦之因太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卽除其罪盡今月不首者顯戮其尸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月之間諸盜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 初柔然頭兵可汗始得

返國

事見一百四十九卷普通二年

事魏盡禮及永安以後雄據北方禮漸驕倨

雖信使不絕不復稱臣頭兵嘗至洛陽心慕中國乃置侍中黃門等官後得魏汝陽王典籤道于覃親寵任事以爲祕書監使典文翰及兩魏分裂頭兵轉不遜數爲邊患魏丞相秦以新都關中方面有事山東欲結婚以撫之以舍人元翌女爲化政公主妻頭兵弟塔寒又言於魏主賀燬請廢乙弗后納頭兵之女甲辰以乙弗后

爲尼使扶風王孚迎頭兵女爲后頭兵遂留東魏使者元整不報

其使 三月辛酉東魏丞相歡以沙苑之敗請解大丞相詔許之

頃之復故 考異曰北齊帝紀止有高祖解丞相年月而無復故之文按興和元年謀歷有丞相田曹參軍信都芳蓋因邨

山之捷 柔然送女於魏車七百乘馬萬匹駝二千頭至黑鹽池

而復也 唐志鹽州五原縣有烏池白池烏池蓋即黑鹽池也 遣魏所遣鹵簿儀衛柔然營幕戶席皆

東向扶風王孚請正南而女曰我未見魏主固柔然女也魏仗南

面我自東向丙子立皇后郁久闍氏丁丑大赦以玉盟爲司徒丞

相秦朝於長安還屯華州 夏四月庚寅東魏高歡朝於鄴壬辰

遣晉陽 五月甲戌東魏遣兼散騎常侍鄭伯猷來聘 考異曰魏帝紀在二

月丙辰蓋始受命 六月辛丑日有食之 夏東魏山東大水

時也今從梁帝紀 秋七月東魏荊州刺史王則寇淮南 此淮南謂

蝦蟇鳴於樹上 光城七陽

之地在淮水上流之南非嶺
古淮南郡治壽春之淮南

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得如來

舍利大赦 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大師歡帥

大軍繼之景悉燒洛陽內外官寺民居存者什二三魏主寶炬將

如洛陽拜園陵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命尙書左僕射周

惠楚輔太子欽守長安開府儀同三司李弼車騎大將軍達奚武

帥千騎爲前驅八月庚寅丞相泰至殺城漢志河南郡有穀城縣師古注曰即今新安水

碧注曰穀城縣城西臨穀水侯景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三司太安莫多婁

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莫多婁三字姓景等固止之貸文勇而專不

受命與可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五代志新

安縣有孝水水經注孝水出鹿山之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

陸北流注於穀在河南城西四十里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

文走弼追斬之道元單騎獲免悉俘其眾送恆農泰進軍瀨東瀨水

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

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

侯景等夜解圍去辛卯

秦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虜邨山與秦合戰秦

馬中流矢驚逸遂不知所之秦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

督李穆下馬以策扶秦背罵曰籠東軍士

扶打也荀子曰仁人之兵當之者饋餉之者所

推案角鹿推腫顧東籠而退耳楊偉注曰其義未詳蓋皆推敗彼

廉之貌陸德明曰東籠沾溼貌也如衣服之沾溼然存疑籠東胡

注俱引東籠爲解考北史又作籠

陳亦未詳其義姑存之不敢妄改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

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秦與之俱逸秦歸營與之相對泣

顧左右曰成吾事者此人也封武安郡公賜以鐵券恕其十死擇

廐內驄馬盡以賜之以穆所授秦者驄馬故也魏兵復振嶮東魏

兵大破之東魏兵北走京兆忠武公高敖曹意輕秦建旗蓋以陵

陳魏人盡說攻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南城

河陽南城在河橋南

岸北岸即北中城守將北豫州刺史高永樂歡之從祖兄子也與敖曹有

怨閉門不受敖曹仰呼求繩不得拔刀穿闕未徹而追兵至杜預曰闕

門弱也未徹未透也敖曹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敖曹所在奴指

示之敖曹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追者斬其首去高歡聞

之如喪胆騰杖高永樂二百贈敖曹太師大司馬大尉泰賞殺敖

曹者布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亡猶未能足魏又殺東魏西

兗州刺史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死者以萬數河中流尸

相繼敗兵首尾不絕東魏人情騷動人不自保或謂濟州刺史高

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且

不失富貴何爲坐受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

天下一旦顛危亡去不義若社稷傾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

生苟活乎言者慙懼而止初歡以万俟普尊老特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稽首曰願出死力以報深恩及邙山之戰諸軍北度橋北度河橋也洛獨勒馬不動自呼其主謂魏人曰万俟受洛干在

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洛慷慨有氣節勇冠一世故魏人畏之歡乃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東西魏置陳旣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竝不利又未知魏主及丞相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儀同三司李虎念賢等爲後軍見信等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是戰也兵旣交魏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死思政被重創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

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解
五安乃調衣裹創扶之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平東將軍蔡祐下馬
步鬪左右勸乘馬以備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
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以擊東魏兵殺傷甚眾東魏圍之十
餘重祐彎弓持滿四而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之去
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
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卻祐徐引還魏主至恆農
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恆農者相與閉門拒守丞相泰攻拔
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恆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祐字承先
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
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歎曰承先口不言勳我

常代其論敘泰留王思政鎮恆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憲政容貌魁岸有籌策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及登大位委以心膂封太原郡公大統後特爲泰所任委然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泰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厨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撈蒲取之物既盡泰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坐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必爲神明所不作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佩刀橫於膝上攬木奮袖而擲之泰急欲牽阻已擲得盧矣思政拜而受帶自此之後泰期寄更選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收

謀作亂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與太尉王盟僕射周惠達等奉

太子欽出屯渭北百姓互相剽掠關中大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

都督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于城伏德任咸

陽後魏置咸陽郡於石安縣石安漢渭城縣秦之咸陽也石魏改曰石安五代志京兆渭陽縣蓋舊咸陽郡與咸陽太

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兵降卒東魏之卒餘於西魏散在民間者也還兵西魏之兵自洛

西遷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大都督侯莫陳順擊

賊屢破之賊不敢出順崇之兄也扶風公王黶鎮河東大開城門

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固志王黶受

委於此以死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眾

感其言皆無異志魏主留閼鄉丞相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遽進且

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爲患曰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

而散騎常侍吳郡陸通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蠆有

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

東寇謂東魏之兵

今若以輕騎臨之百

姓謂爲信然益當驚擾今軍雖疲弊精銳尙多以明公之威總大

軍以臨之何憂不克泰從之引兵西入父老見泰至莫不悲喜士

女相賀華州刺史宇文導引兵入咸陽斬恩慶禽伏德南度渭與

泰會攻青雀破之太保梁景睿以疾留長安與青雀通謀泰殺之

東魏太師歡自晉陽將七千騎至孟津未濟聞魏師已遁遂濟河

遣別將追魏師至峭

魏志太師十一年遣峭追魏師因三峭山以名峭峭并峭入河南華耳峭

峭曰三峭山一名豈豈山元和志曰自東峭至西峭三十五里車

峭長阪數里峻峭車不得方軌西峭全是石阪十二里阪不

異東峭此二峭皆在秦關不及而遣歡攻金墉長孫子彥棄城走

之東漢關之西也豈音吟

焚城中室廬俱盡歡毀金墉而還東魏之遷鄴也主客郎中裴讓

之雷洛陽獨孤信之敗也讓之弟詎之隨丞相泰入關爲大行察
食曹郎中獄囚讓之兄弟五人讓之曰昔諸葛兄弟事吳蜀各盡
其心況讓之老母在此不忠不孝必不爲也明公推誠待物物亦
歸心若用猜忌去霸業遠矣歡皆釋之九月魏主入長安丞相泰
還屯華州 東魏大都督賀拔仁擊邢唐納盧仲禮等平之盧景
裕本儒生太師歡釋之召館於家使教諸子景裕理義精微吐發
閑雅雖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言至不遜而景裕神采儼然風調
如一縱容往復無際可尋性清靜澹於榮利歷官屢有進退無得
失之色弊衣糲食恬然自安終日端嚴如對賓客 冬十月魏歸
高敖曹寶泰莫多婁貸文之首於東魏 遣散騎常侍劉孝儀等
聘於東魏 十二月魏是云寶襲洛陽東魏洛州刺史王元軌棄

城走都督趙剛襲廣州拔之於是自襄廣以西城鎮復爲魏

魏收志孝

呂中置襄州領襄城舞陰南安期城北南陽建城縣五代志潁川鄧葉縣後齊置襄州

魏自正光以後四

方多事民避賦役多爲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

魏始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庸庸用也勞也屨也以枉法論初

魏伊川土豪李長壽爲防蠻都督五代志河南郡陸渾縣齊置伊川郡領南陸渾縣春秋時秦晉

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故郡以爲名伊川以積功至北華州刺史孝

武帝西遷長壽帥其徒拒東魏魏以長壽爲廣州刺史侯景攻拔

其壁殺之其子延孫復收集父兵以拒東魏時播遷之後朝士流

亡魏之貴臣廣陵王欣錄尚書長孫稚等皆攜家往依之延孫資

遣衛送使達關中東魏高歡患之數遣兵攻延孫不能克魏以延

孫爲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

京南謂洛京以南也延孫以澄

請伊洛爲己任魏以延孫兵少更以長壽之塔京兆津灑係爲東

洛州刺史

西魏洛州治上洛以洛陽之地爲東洛州

配兵數百以助之灑係名祐以字

行灑係至潼關或謂之曰恐子此役難以言還灑係曰古人稱不

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非所恨遂

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灑係命所部爲

圓陣且戰且前既至與延孫連兵置柵於伏流

伊洛故伊川郡治所隋改南陸渾野

曰伏流水經註曰陸渾故城東南八十許里有三塗山伊水逕其下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劉毅之禾初記稱伏流縣西有伏流坂者

今山在縣南崖口北獨孤信之入洛陽也欲繕脩宮室使外兵郎

中天水權景宣

曹魏置二十三郎有中兵外兵都兵別兵元魏以後中兵外兵又分左右

帥徒兵三千

出採運

採運者使之採木運入洛陽城也

會東魏兵至河南皆叛景宣聞道西走

與李延孫相會攻孔城拔之

魏收志天平中置新城郡治孔城屬北荊州五代志河南郡伊闕縣舊曰

新城置新城郡杜佑曰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又曰高齊置孔城防於壽安縣

洛陽以南尋亦西附

丞相秦卽留景宣守張白塢

塢在宜陽西北水經注河內軹轅有張白騎塢在泲水北原上尋二溪之

會北帶深隍三面阻險

卽西面版築而已節度東南諸軍應關西者是歲延孫爲其長

史楊伯蘭所殺羣獯保卽引兵據延孫之柵頻與東魏交兵每身

先士卒單馬陷陣嘗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

乃蘇獯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有急

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燬被追捕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

聞時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或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游所嚮

東魏將段琛等據宜陽遣陽州刺史牛道愷誘魏邊民

魏收志天平初

置陽州領宜陽金門郡治宜陽

魏南兗州刺史韋孝寬患之乃遣謀人訪獲道愷

手迹令善學書者僞爲道愷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

迹若火下書者使謀人遺之於琛營琛果疑道恆孝寬乘其猜阻

出兵襲之擒道恆及琛

嶺南嶺山及潭池也

東道行臺王思政以

玉壁險要

五代志釋都廢止舊置勳州勳州創玉壁也什佑曰覆山嶺南十二里傳玉壁城

請築城自恆

農徙鎮之詔加都督汾晉并州諸軍事并州刺史行臺如故東

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

崔亮制停年格見一百四十九卷天監十

年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

薦擢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

己大同五年

卷二寶炬大統五年東魏元善見興和元年

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左僕射

蕭淵藻爲中衛將軍丹楊尹何敬容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

僕射纘宏策之子也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

簿領日旰不休爲時俗所嗤鄙自徐勉周捨旣卒當權要者外朝

則何敬容內省則朱昇

三公卿監尚書爲外朝官門下省爲內省

敬容質慤無文以綱

維爲己任昇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昇善

伺候人主意爲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

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下車馬填門唯王承

王稚及褚翔不往承稚曠之子翔淵之曾孫也 丁巳御史中丞

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還竝宜御輦不復築輅三

郊築素葢籍田築常輦詔從之祀宗廟仍築玉輦琛瑒之弟子也

辛酉東魏以尙書令孫騰爲司徒 辛未上祀南郊 魏丞相

泰於行臺置學取丞郎府佐德行明敏者充學生悉令且治公務

晚就講習 東魏丞相歡以徐州刺史房謨廣平太守羊敦廣宗

太守竇瑗

廣宗縣漢屬鉅鹿郡後屬安平國後魏太和二十一年立廣宗郡東魏屬司州

平原太守許惇

有政績清能與諸刺史書褒稱謀等以勸之 夏五月甲戌東魏立丞相歡女爲皇后乙亥大赦 魏以開府儀同三司李弼爲司空 秋七月魏以扶風王孚爲太尉 九月甲子東魏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冬十月癸亥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 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十一月乙亥東魏使散騎常侍王旣魏收來聘初南北通和東魏首遣李諧盧元明來聘上甚重之至是旣收復以才學見重一時上乃謂之曰盧李命世于魏中興未知後來復如何耳然收少規檢在館時買吳婢入館其部下因之亦各自買婢收喚取遍行姦穢館司皆爲之獲罪上及朝臣皆稱收之才而鄙其行 東魏人以正光歷浸差魏行正光歷見一百四十九卷

普通

三年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脩正

計佑曰漢之蘭臺及後漢東觀諸書之室皆以文學之士使

雖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蓋有校書之任而未爲官也鈔以邪
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後魏

始置校書
校書郎

以甲子爲元號曰興光歷旣成行之 散騎常侍朱异

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請分爲五品其位秩高卑參僚多

少皆以是爲差詔從之於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

品二十三州下品二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北踰淮汝

東距彭城西開牂柯南下俚洞

交廣界表連人依
阻深險各自爲調

建置州郡紛綸

甚眾故異請分之其下品皆異國之人乘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

土地或因荒徼之民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

爲之

就彼土以
土人爲之

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

有二十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

欲重其將帥皆建爲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口

日耗矣 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奏命左僕射馬惠達吏部郎中北海唐瑾損益舊章至是稍備 寔歲建康訛言天子取人肝以飼天狗大小相警日晚便閉門持杖數月乃止

禳大同六年

魏元實臣大統六年東魏元善見興州二年

春正月壬申東魏以廣平公

庫狄干爲太保 丁丑東魏主嘗見入新宮大赦 魏扶風王孚

卒孚少有令譽侍中游擊并州刺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

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

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後拜

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鄴州號曰神君歷位太尉

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丞相奏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瓊

瓊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入室見卽驚喜曰吾兄弟輩甚無

禮何爲竊入王家臣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

二月己亥上耕藉田 魏鑄五銖錢 東魏大行臺侯景出三

杜佑曰三鵝在今汝州魯陽縣西南十九里有平高 將復荊州

城周以禦齊高齊於縣東北十七里置魯城以禦周 將復荊州

三年西魏廢沙苑之屬取荊州 魏丞相泰遣李弼獨孤信各將五千騎出武關景

乃還 魏乙弗后既爲尼居別宮郁久闔后猶忌之乃以其子武

都王戌爲秦州刺史使乙弗后隨之官魏主寶炬雖限以大計而

恩好不忘密令養髮有追還之意會柔然舉國度河南侵時頗有

言柔然以后故興師者魏主曰豈有興百萬之眾爲一女子邪雖

然致人此言朕亦何顏以見將帥乃遣中常侍曹寵齋手敕賜乙

弗后自盡乙弗后泣謂寵曰願至尊千萬歲天下康甯死無恨也

遂自殺繫麥積崖而葬之號曰寂陵夏丞相泰召諸軍屯沙苑以

備柔然右僕射周惠達發士馬守京城甄請街巷召雍州刺史王
維讓之維不應召謂使者曰若蠕蠕至河北者王熊自帥鄉里破
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作如此驚擾由周家小兒懼怯
致此柔然至夏州而退未幾郁久則后遇疾殂 五月己酉魏行

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官延慶降於東魏東魏以河北馬場爲義州

以處之

按杜佑通典衛州汲郡古牧野之地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徙代畜於石濟之西故有河北馬場說宋志是時置義

州治汲郡陳城領五城義南新安澠池恆農宜陽金門郡五代志汲郡汲縣東魏置義州備置七郡二十八縣則七郡皆備置於汲縣界又據宋元旭傳時分河內汲郡二郡界扶風之地立義州以置關西歸正之民後周武帝滅齊改義州爲衛州治汲

魏陽州武公高永樂卒 閏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己丑東魏封

皇兄景植爲宜陽王皇弟威爲清河王謙爲潁川王 六月壬子

東魏華山王鸞卒 秋七月丁亥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象等來

聘 八月戊午大赦 九月戊戌司空袁昂卒 昂字千里父顓敗時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時年十五初顓敗傳首建業藏於武庫以漆題顓名以爲誌至是始還之昂號慟歐血絕而復蘇以淚洗所題漆字皆滅人以爲孝感昂容質修偉冠絕人倫以父亡不以理終身不聽音樂後爲齊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船獲全及仕梁累遷尙書令時僕射徐勉勢傾天下在昂處宴賓主甚懼勉求昂出內人傳杯昂良久不出勉苦求之昂不獲已命出五六人始至齋問謂勉曰我無少年老嫗並是兒母非王妃母便是主大家今令問訊卿勉聞大驚求止昂在朝譽謬世號宗臣昭明太子卒立晉安王爲太子昂表言宜立昭明

長息歎爲皇太孫雖不見用擅聲朝野昂雅有人倫鑿游處不雜
入其室者號登龍門至是卒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勿上行狀及
立銘志上不許贈本官諡穆正公 冬十一月魏太師念賢卒

吐谷渾自莫折念生之亂不通於魏伏連籌卒子夸呂立始稱可

汗居伏俟城

隋破吐谷渾以伏俟城置西海郡其地有西王母石唐青海鹽池也在漢金城郡臨羌縣西北塞外

地東西三千里南北千餘里官有王公僕射尙書郎中將軍之號

是歲始遣使假道柔然聘於東魏

醉大同七年

魏元寶炬大統七年東魏元善見興和三年

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

辛丑祀明堂

宕昌王梁合定爲其下所殺弟彌定立

考異曰梁帝紀作彌

秦今從典略

二月乙巳以彌定爲河梁二州刺史宕昌王

辛亥上耕

籍田 乙卯京師地震

魏幽州刺史順陽王仲景坐事賜死

武帝大同六年七月

三月魏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反

魏收志上郡屬東夏州領石門因城縣隋志延安郡有因

城大都督于謹討擒之 夏五月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等聘於

東魏 秋七月己卯東魏宣陽王景植卒 魏以侍中宇文測爲

大都督行汾州事

五代志魏泉郡後周置汾州隋改隴州治隴川縣

測深之兄也爲政簡

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

隴州東接東魏晉州界

東魏人數來寇抄測擒獲之

命解縛引與相見爲設酒殺待以客禮并給糧餼衛送出境東魏

人大慙不復爲寇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方於羊叔子或

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怒曰測爲我安邊我知其無貳志何得

開我骨肉命斬之 魏丞相泰欲革易時政爲彊國富民之法大

行臺度支尙書兼司農卿蘇綽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

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

夫所謂靜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
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皆得至
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孰不從化二曰教教化夫化者
貴能順之以消風溼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
嚮齊遷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
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
以禮義使民敬讓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三曰盡地利入生天地
之間以衣食爲命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
由於勸課有方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
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
田銀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

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隨事加罰罪一勸百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勒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四曰擢賢良百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不問志行夫門資者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瀆偽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其策騏驎而取千里也

若門資之中而得愚瞽是則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腐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膺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然求賢之路自非一途凡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屠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賢與不肖別矣五曰恤獄訟死王之制曰與殺無辜甯赦有罪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甯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甯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

人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
往往而有凡百守宰可無愼乎六日均賦役矣均者不捨豪強而
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
功不易織紉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勤課使
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紉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
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已過
撞扞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輸稅之民於是弊矣又
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
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甚重
之常置諸坐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
不得居官

計帳見上卷
大同元年

東魏詔羣官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

麟趾格冬十月甲寅頒行之 己東魏發夫五萬築漳濱堰三

十五日罷 十一月丙戌東魏以彭城王韶爲太尉度支尙書胡

僧敬爲司空僧敬名虔以字行國珍之兄孫東魏主善見之舅也

十二月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騫來聘 初交趾李賁世爲豪

右仕不得志同郡有并詔者富於詞藻詣選求官賸蔡搏爲吏部

尙書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廣陽門出東城西面南頭第一門 韶恥之與賈

俱還鄉里補註蔡搏爲吏部尙書在天監末皆通初則賈與韶之還鄉里亦當在此時 至是交州刺史

武林侯諮以刻暴失眾心沈約志永平郡有武林縣宋文帝立永平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 時

賈監德州五代志曰南郡梁置德州 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諮輸賄于賈奔還

廣州上遣諮與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五代志梁

大通中割番州合浦縣立高州在隋 海康縣界端州新興縣梁立新州 諮恢之子也 是歲魏又益

新制十二條

宇文泰前已行二十四條今又益十二條故曰新制

東魏丞相歡以諸州調

絹不依舊式

謂尺度不依舊式也

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爲匹魏自喪

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以成霸

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爲茂草

小弁之詩曰取謂道鞠爲茂草註云鞠

也公私困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

凡江河濟渡之處皆曰津橫絕水爲

橋以通往來曰梁

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

四州傍海煮鹽軍國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穀斛至

九錢山東之民稍復蘇息矣

東魏尙書令高澄尙東魏主善見

妹馮翊長公主生子孝琬朝貴賀之澄曰此至尊之甥先賀至尊

三日東魏主幸其第賜錦綵布絹萬匹於是諸貴競致禮遺貨滿

十室

魏扶風郡公王熊卒熊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也

世爲州郡著姓熊質直木強處物不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
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
鑒見熊雅相欽挹後遷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
祿優厚何爲致辭熊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地宅者皆有
求假如其私辦則力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
耳熊性儉率不事邊幅鎮河東時嘗有京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
去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
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慚又有客與熊食瓜客
削瓜侵膚稍厚熊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
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熊不暇命搥扑乃手自
取鞞履持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尙其均

平嗤其鄙碎擢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
去後見思安于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衙門身
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 東魏臨淮王孝友表曰令制

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人徵

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歎食

使狼將羊羊雖羸終爲狼所噬況羊少而狼多乎喻

族帥並緣侵漁閭帥閭帥又侵漁比帥比帥又侵漁其所領四家也此之爲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

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

名不改

三正卽李冲建議所置三長

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三丁得十二

匹貨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貨絹二十四萬四十

五丁出二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事下尙書

寢不行

貨絹謂計貨輸絹番兵謂番代爲兵

安成望族劉敬躬以妖術惑眾人多

信之

註大同八年

魏元善見興和四年

春正月敬躬探郡反改元永

漢署官屬進攻廬陵逼豫章南方久不習兵人情擾駭豫章內史

張綰募兵以拒之綰纘之弟也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

司馬王僧辯中兵曹子郢討敬躬綰節度三月戊辰擒敬躬送

建康斬之僧辯神念之子也該博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

左傳

潘公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獨甲如獨齒相止曰札

而石凌雲之氣

魏初置六軍

夏四月丙寅東魏使兼散騎常侍李繪來聘繪元忠之從子也前

後行人皆通啟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五月辛巳東

魏丞相歡朝於鄴司徒孫騰坐事免乙酉以彭城王韶錄尚書事

侍中廣陽王湛爲太尉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爲司徒初太尉尉景

與丞相歡同歸爾朱榮

見一百五十二卷大通二年

其妻歡之姊也自恃勳戚

貪縱不法爲有司所劾繫獄歡三詣闕泣請乃得免死丁亥降爲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歡往造之景臥不起大叫曰殺我時

趣邪景妻謂歡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爲爾汲水

厖生因出其堂歡撫景而拜謝之因而誠景曰此後無貪景曰與

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上取爾割天子調歡笑不答辛卯以庫狄

干爲太傅以領軍將軍婁昭爲大司馬封祖裔爲尚書右僕射六

月甲辰歡還晉陽 八月庚戌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侯景爲兼尚書僕射河南道大行臺隨機防討 魏以王盟爲太

保 東魏丞相歡擊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

守玉壁以斲其道

杜佑曰玉壁城在絳州稷山縣西南十二里

歡以書招思政曰若降

當授以并州思政復書曰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冬十月己亥
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多死者遂解圍去魏遣太子
欽鎮蒲阪丞相泰出軍蒲阪至阜莢聞歡退度汾追之不及十一
月東魏以可朱渾道元爲并州刺史 十二月魏主寶炬薨於華

陰大享將士丞相泰率諸將朝之起萬壽殿於沙苑北 魏綏州

北迫於胡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有司常預遣居民入城
堡以避之民殊以爲苦丞相泰乃以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測行州
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而於要路數百處竝多積柴仍遠斥候知
其動靜至是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
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
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辛亥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楊斐來聘 孫罔慮子雄討李賁以春瘡方

已請待至秋廣州刺史新喻侯映不許武林侯諮又趣之罔等至

合浦死者十有六七

趣讀曰促瘡熱病也南方瘴熱春氣深則瘴氣染之者必死軍行尤畏之

眾潰而

歸映憐之子也武林侯諮奏罔及子雄與賊交通逗留不進敗於

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主帥廣陵杜天合謀於

眾曰盧公待遇我等甚厚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

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

然後待豪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眾咸

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卜命之乃與僧明新安周文育等結盟奉

子略爲主帥子雄之眾攻廣州西江督護高要太守吳興陳綽先

帥精甲三千救之

高要縣漢屬蒼梧梁置高要郡治所元初郡縣志曰嶺州當西江口人廣西

委道程穆曰西江縣出邕州經尋象柳等州入封州界合桂江漢武帝自巴蜀發夜郎兵下將河江會番禺即此水蓋于顯已廣州從內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若督護專征討之任

大破子略等殺天合擒隋明文育霸先以僧明文育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閣將軍

魏丞相秦妻馮翊公主生子覺東魏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爲侍

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飲用爲僕射世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勿飲酒常謂執事者曰年漸遲暮志力已衰久忝名官以妨賢路若朝廷厚恩未便放棄者乞在閑冗以養餘年

癸大同九年魏元寶炬大統九年東魏元善見武定元年春正月壬戌東魏大赦改元

武定閏月丙申地震生毛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取吏部郎

崔暹之妹旣而棄之由是與暹有隙仲密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黨高澄奏令改選暹方爲澄所寵任仲密疑其構己愈恨之仲密後妻李氏豔而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澄見而珣之李氏不從衣服皆裂以告仲密仲密益怨尋出爲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丞相歡疑之遣鎮城奚壽興典軍事鎮城之職猶防城都督仲密但知民務仲密置

酒延壽興伏壯士執之二月壬申以虎牢叛降魏魏以仲密爲侍

中司徒歡以仲密之叛由崔暹將殺之高澄匿暹爲之固請歡曰

我苟其命然須與苦手

言必痛杖之也

澄乃出暹而謂大行臺都官郎陳

元康曰卿使崔暹得杖勿復相見元康爲之言於歡曰大王方以

天下付大將軍大將軍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況於他

人歡乃釋之高季式在永安成

永安縣古龍邑也漢屬河東郡後漢順帝改曰永安縣魏收志曰建

晉州時仲密遣信報之季式走
式都晉州成之將廢永安郡改為霍邑縣
告歡歡待之如舊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仲密以太子少傅李遠

爲前驅至洛陽遣開府儀同三司于謹攻柏谷拔之三月壬辰圍

河橋南城東魏丞相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瀛上縱火船於

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覆

頭施釘伺火船將至卽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

度河據邙山爲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瀛曲夜登邙山以饗

歡俟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辟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

乃勅陳以待之

歡欲堅陳以待其
疲弱而後戰故云然

戊申黎明泰軍與歡軍遇

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爲右甄衝魏軍之北壘所向奔潰遂馳入魏

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捷虜魏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
譙郡王亮詹事趙善及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臨以
刃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追秦秦窘謂
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
收金寶樂從其言獲秦金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黠漏刃破膽
矣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秦令伏諸地親捽其頭連頓之捽持其

并戮以沙苑之敗

事見上卷三年

舉刃將下者三噤齟良久

噤齟切樂曰齒怒也

曰

乞五千騎復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
千匹壓樂背因以賜之爲歡屬其子澄令防彭樂張本明日復戰秦爲中軍中山

公趙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軍

令狐德棻曰若下之先與魏俱起以因爲姓

中

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欵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

授歡歡上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與慶曰王蓮

去與慶腰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刺史

魏收志
天安二

年置懷州於河內太和八年罷

大平初復置於河內武德二郡

若死用爾子與慶曰兒少願用兒

歡許之與慶拒戰矢盡而死

考與口與略作尉與
歡今從北齊書北史

東魏軍士有逃

奔魏者告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

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間執槊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墜及

因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劉洪徽

從旁射勝中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

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令貴謂其所

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慎莫縱脅畏

死遂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而還如是數

四當令貴前者死傷相繼乃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

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

逐坐人指當時持文

蓋議論者但能相隨逐坐談而坐食也

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魏兵復振秦與

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

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

惠徐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以異

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敢逼秦遂入關屯

渭上歡進至陝秦遣開府儀同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

子繪言於歡曰混壹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

巴蜀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

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康曰兩雄交爭

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
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
何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款不從使劉粲生將數千騎追
秦遂東歸秦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未至而秦敗乃使守
恆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
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
積芻粟由是恆農始有守禦之備丞相秦求自貶魏主寶炬不許
是役也魏諸將皆無功唯耿令貴與太子武衛率王胡仁都督王
文達力戰多功秦欲以雍岐北雍三州授之以州有優劣使探聽
取之仍賜胡仁名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用彰其功於是廣募關
隴秦石以增軍旅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爲

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高澄密書與隆之曰仲
密板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隆之以爲恩旨既
行理無追改若復收治示民不信脫致驚擾所虧不細乃啟丞相
歡而罷之 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尙書僕射 夏四月林邑王攻

李賁賁將范脩破林邑於九德

吳分九真立九德郡五代志曰日南郡九德縣梁置德州

清

水氏酋李鼠仁

清水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五代志曰後魏置清水郡隋廢郡爲縣屬秦州

秦魏之

敗據險作亂隴右大都督獨孤信願遣軍擊之不克丞相秦造典

鏡天水趙昶往諭之諸酋長聚議或從或否其不從者欲加刃於

昶昶神色自若辭氣逾厲鼠仁感悟遂相帥降氏酋梁道顯叛秦

復遣昶諭降之從其豪帥四千餘人并部落於華州秦卽以昶爲

都督使領之 魏丞相秦使諜潛入虎牢令守將魏光固守侯景

獲之改其書云宐速去縱謀入城光宵遁於是北豫洛二州復入

於東魏五月壬辰東魏以克復虎牢降死罪已下囚唯不赦高仲

密家承相歡以高乾有義勳謂起兵於信都以奉獻謂戰死於高昂死王事謂戰死於

季式先自告謂先自不安皆爲之請免其從坐侯景之拔虎牢獲

高仲密妻子送鄴仲密妻李氏當死高澄盛服見之曰今日何如

李氏默然遂納之高澄以漁色使宗勳外叛其父幾死於兵長惡不後爲賈以誘納之他日楊燕之禍叔姪相屠

得由李氏豈天也乙未以侯景爲司空 秋七月魏大赦以王盟爲太傅

廣平王贊爲司空 八月乙丑東魏以汾州刺史斛律金爲大司

馬 東魏遣兼散騎常侍李渾等來聘 冬十一月甲午東魏主

善見狩于西山乙巳還鄴高澄啟解侍中東魏主以其弟并州刺

史太原公洋代之丞相歡築長城於肆州北山西自馬陵東至土

塏馬陵蓋東魏道成之地九域志代州崞縣有土塏寨。塏音發。四十日罷。魏河北太守裴俠

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民莫不懷之此郡

舊制有漁獵夫二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

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竝收庸直爲

市官馬歲時既積馬遂成羣至是諸牧守共謁丞相泰泰命俠別

立魏收志河北郡襄陝州本漢管河東郡之河北營地也營虛郡後爲縣屬河東郡。謂諸牧守曰裴俠清

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然無敢應者泰乃厚

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大同十年魏元帝魏大統十年東魏元帝見武定二年春正月李贲自稱越帝置百

官改元大德。三月癸巳東魏丞相歡巡行冀定二州校河北戶

口損益因朝于鄴。甲午上幸蘭陵謁建寧陵使太子入守京城

辛丑謁修陵

晉省有東海郡於京口南蘭陵郡於延陵建甯陵梁紀曰建陵皇太后陵也後漢皇后祔氏陵也

丙午東魏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爲太保

己酉上幸京口城

北固樓更名北顧

鎮江府開縣曰京口城因山爲壘緣汀爲境爾雅曰京故曰京口又府治東五里有京

峴山京口得名以此北固山在府北一里迺嶺下臨長江即府治所據及甘露寺基蓋正義勝曰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築城起樓其上以置軍實帝登望久之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於京口實乃壯觀於是改曰北顧庚戌

幸回賓亭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近縣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

二千 壬子東魏以高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元弼爲錄尚書事

左僕射司馬子如爲尚書令侍中高洋爲左僕射丞相歡多在晉

陽孫騰司馬子如高岳高隆之皆歡之親黨也委以朝政郡中謂

之四貴其權勢熏灼中外率多專恣驕貪歡欲損奪其權故以澄

爲大將軍領中書監移門下機事總歸中書文武賞罰皆稟於澄

孫騰見澄不可盡敬澄叱左右牽下於牀築以刀環立之門外太原公洋於澄前拜高隆之呼爲叔父澄怒罵之歡謂羣公曰兒子浸長公宜避之於是公卿以下見澄無不聳懼庫狄干澄姑之壻也自定州來謁立於門外三日乃得見澄欲置腹心於東魏主善見左右擢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侍郎澄每進書於東魏主有所諫請或文辭繁雜季舒輒修飾通之東魏主報澄父子之語亦必與季舒論之曰崔中書我乳母也季舒挺之從子也夏四月乙卯上遷自蘭陵東魏以散騎常侍高季式爲侍中季式褻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拘檢節與李元忠生平游款及在濟州夜飲忽憶元忠時元忠在光州便開城門令左右乘驛持一壺酒往光州勸元忠朝廷知而容之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

又丞相歡之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往尋季式與之酣飲留宿旦
日重門並閉關籥不通消難固請云我是黃門郎天子侍臣豈有
不參朝之理且已一宿不歸家君必當大怪今若又留我狂飲我
得罪無辭恐君亦不免譴責季式曰君自稱黃門郎又言畏家君
怪欲以地勢脅我耶高季式死自有處初不畏此消難拜謝請出
終不見許酒至不旬飲季式云我留君盡興君是何人不爲我痛
飲命左右索車輪括消難頸又索一輪自括頸仍命酒引滿相勸
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俱脫車輪更留一宿是時失消難兩宿
莫知所在內外驚異及消難出方具言之大將軍澄白魏主善見
賜消難美酒數石珍羞十輿并令朝士與季式親狎者就季式宅
讌集其被優遇如此 五月甲申朔魏丞相泰朝于長安 甲午

東魏遣散騎常侍魏季景來聘季景收之族叔也少孤清苦自立
博學有文才弱冠有名鄰下時邢昕稱有才學與子才相侔季景
與收相亞洛中號兩邢二魏 尚書令何敬容妾弟盜官米以書
屬領軍河東王穆璽封書以奏丁酉敬容坐免官敬容久處臺閣
職隆任重而淺於學術廣通苞苴有無貽者略不交語光祿大夫
江革次子從簡作采荷調以刺之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
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以呈敬容敬容不覺唯歎其丁及是免官
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爲士人所見疾如此 東魏廣
陽王湛卒 魏琅琊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
勝憤恨發疾而卒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嘗走
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召引文儒討論義

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名位素重見丞相秦不拜尋而自悔秦亦有望焉後從秦宴於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於池上秦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秦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秦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秦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陳如平時其大勇也 秋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尙書蘇綽損益三十六條之

制總爲五卷頒行之

二十四條并新制十一條總爲三十六條

搜簡賢才爲牧守令長

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

縱在位多貪汙東魏丞相歡啟以司州中從事宋游道爲御史中

尉

五代志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

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爲之以遊

道爲尚書左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

御史臺謂

之南臺尚書省謂之北省杜佑曰御史臺在宮闕西南故曰南臺尚書省在北故曰北省

當使天下肅然暹

暹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義雲眾敬之曾孫也澄欲假暹威勢

諸公在坐令暹後至通名高視徐步兩人挈裾而入澄分庭對揖

暹不讓而坐觴再行卽辭去澄酌之食暹曰適受敕在察檢校遂

不待食而去澄降階送之他日澄與諸公出之東山

時於鄴郡東山爲遊宴

之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以

丞相歡故人當重任意氣自高與太師成陽王坦贖貨無厭暹前

後暉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

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羨等澄

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

中大

通四年歡城爾朱氏召子如於角岐
州並兼華陽取送夏州東歸也 王給露車一乘斧牀牛犢

角也音音 犢在道死唯脊角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
卷又音權

敕澄曰司馬令吾之故舊汝宜寬之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

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澄殺 八月癸酉削子如官爵九月甲申以

濟陰王暉業爲太尉太師咸陽王坦以王還第元羨等皆免官其

餘死黜者甚眾人之歡見子如哀其憔悴以膝承其首親爲擇醢

賜酒百餅羊五百口米五百石高澄對諸貴極言褒美崔暹且戒

屬之丞相歡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

布衣之舊尋貴親睽無過一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宋遊道奏駁尙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主儒之徒竝鞭斥之令

僕以下皆側目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給事黃門侍

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
除名澄謂遊道曰卿早從我向并州不爾彼經略殺卿遊道從澄
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郎 己丑大赦 東魏以喪亂之後戶
口失實徭賦不均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爲括戶
大使分行諸州得無籍之戶六十餘萬僑居者皆勒還本屬十一
月甲申以高隆之錄尚書事以前大司徒婁昭爲司徒 東魏西
河地陷有火出其中 庚子東魏主善見祀園丘 東魏丞相歡
襲擊山胡破之 山胡魯汾州中前胡也俘萬餘戶分配諸州 是歲東魏以
散騎常侍魏收兼中書侍郎修國史自梁魏通好魏書每云想彼
境內甯靜此率土安和上復誓去彼字而已收始定誓云想境內
清晏今萬里安和上亦效之 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五十八終